

漫笔渊明里

谢季

初识渊明里,我总是很自信地望文生义,把它与东晋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联想在一起。因为他的《归去来兮辞》,还有那篇千古流芳的《桃花源记》,渊明里的寓意,莫不就是古往今来那些尊陶的粉丝们为纪念其田园风骨而约定俗成的乡间俚语?这便是我从邂逅渊明里至今,自以为是的狭隘解读。

其实,渊明里的问世,还得从清代初期的戏剧家裘琏说起。这位浙江慈溪的横山先生,在科举、仕途红尘中拼搏了50余年,后被康熙大帝封为翰林院庶吉士。公元1670年,他陪同岳父胡亦堂到新昌担任县令,随后竟在奉新县芦田耕香院修禅的八大山人志趣相投、相见恨晚,便有了1671年裘琏和八大山人的旷世相遇。分别时,裘琏激情洋溢地赋诗一首,赠予八大山人,盛情邀请这位彪炳画史的大师择时到新昌做客赏花。其诗曰:

买山何地可,仗锡有烟霞;
避暑愚公谷,谈经扬子家。
禅心凭落叶,世事听浮槎;
莫负渊明里,还来看菊花。

可喜的是,隐居于青灯古寺中的八大山人,心花怒放地接受了裘琏的邀请,不久便去了新昌,且随后多次前往,与裘琏一同在渊明里观光游览,谈古论今,听雨参禅,赋诗作画。所到之处,留下了不少轶闻佳话。于是,新昌古时的渊明里,沿着九岭山脉连绵起伏的走势,一路伴着那溪河的秀美,成就了“宜丰印象”的文脉。

行文至此,不难看出,原来裘琏与八大山人绕来绕去,也是在引领后世之辈穿越时空,把文人墨客带到了东晋时代陶渊明的桃花源中。那里鲜花盛开、绿树成行,男耕女织、祥和安宁,邻里乡亲热情好客,“并怡然自乐”。这种人间仙境般的世外桃源,正是陶渊明梦寐以求的夙愿。难怪他在官府的道场辗转了13个春秋之后,最终在彭泽县令的官位上不甘为五斗米折腰,悄然辞去官职,乘船回归故里,过上了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栽瓜种豆、饲鸡养鸭、饮酒品茶、赋诗作画,成就了《归去来兮辞》的千古佳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他

辞官归田其乐融融的真实写照,引发了众多有识之士慕名相邀,纷纷按图索骥,沿着新昌的迁徙之路,寻找着渊明里的桃花源。

即便是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在出任瑞州监盐酒税官期间,尽管公务繁忙,但近水楼台的便利,成全了他常常因公顾道,总要虔诚地去澄塘秀溪的渊明居里朝觐一番,寻访先贤遗落的一些踪迹,且每每总是满载而归,收获颇丰,极大地激发了其兄苏轼对陶公的推崇。从而在北宋的文人墨客中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影响力,使千百万在《桃花源记》中执着追求的人们在新昌渊明里找到了繁衍生息的桃花源。新昌的人丁兴旺,文化经济的繁荣,潜移默化地压定了新昌渊明里的走势,陶渊明功不可没!

难能可贵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南宋之末任瑞州知府期间,率先垂范,尊陶敬德,多次亲临渊明故里体察民情,缅怀先贤。尤其是在获悉陶氏34世孙陶叔量曾与其为同榜进士后,在陶氏宗祠落成吉日,特意差人亲临现场,恭呈贺礼,以表祝福之情,使新昌一带的尊陶风尚更加风靡一时。

尽管尔后元、明、清期间战乱频繁,烽火连天,灾祸不断,民不聊生,但新昌自古因环境、民风和人文等要素形成的

“渊明里”效应,无疑为这块风水宝地培植了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土壤。难怪从古至今,湘赣一带流传的“万载的爆竹浏阳的伞,天宝的妹子不用拣”的民谣,形象地概括了宜丰百姓的纯良善美。

尽管早在三国时期就立县建制的宜丰从天宝县治一路走来,又在辛亥年间重新取代了新昌的县名,但渊明里的文脉光辉,更加绚丽多彩。究其缘故,乃是陶渊明在天有灵,庇护着宜丰的渊明里,年复一年赓续着新生活的桃花源。

令人欣慰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宜丰的决策者们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弘扬尊陶之风,传承渊明里文化。于是,宜丰县陶渊明研究会应运而生,且成果斐然;陶渊明纪念馆拔地而起,游客门庭若市;渊明里文化论坛、学术交流,更是学者云集,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唱响了渊明里新时代的强音!

显然,在崇尚与研讨的同时,各种文化情结交融撞击,偶尔也会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说陶渊明不会做官,但这红尘中为官不易的人千百万,退一步海阔天空,过去了就过去了,可陶渊明却是唯一。也有人说陶渊明逃避现实,追求的只是自己梦幻般的桃花源世界。即便是伟人毛泽东,当年在登临庐山之际,放眼

鄱阳之畔的彭泽,激情澎湃,感慨万千,也曾幽默豪情地叩问过:“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每每读到伟人的《七律·登庐山》,我也总是在感慨之余赧然一笑。伟人毕竟是伟人,陶令毕竟只是彭泽的县令。但在先贤与伟人面前,我一直感觉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扪心自问,岂能不自量力,鹦鹉学舌地谈论人生的最高境界?唯有真诚的拜谒与景仰,才能慰藉一些灵魂深处的浮躁。

由此,不能不令人更加钦佩共和国的将军甘祖昌,虽战功卓越,身居高位,却执意请求解甲归田,硬是轻车简从,带领家人回到了江西莲花故里。不仅如此,甘祖昌还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引领父老乡亲自力更生,艰辛创业,开创了一片幸福生活的新天地。尽管甘将军的家园建设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异曲同工的人生壮举,永远值得人们千秋万代地颂扬。

那溪潺潺,客舍青青。欣然重访陶渊明始家故里宜丰,一路分享渊明里千百年来的人文景观,红色的、生态的、梦幻的、立体的,无处不洋溢着一种异常亲切的温馨。

渊明里,一张多么厚重的历史文化名片!



游客在天宝古村游玩。(何贱来 摄)

永不褪色的“宜春红”

新街毛泽东同志旧居



新街毛泽东同志旧居。

新街毛泽东同志旧居位于樟树市区新街37号(原雷家巷19号),是一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老式民居。该建筑采用传统八字门楼设计,中为院落,总占地面积192平方米,内含住房六间。新街毛泽东同志旧居已被授予“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号,成为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场所。

1930年7月24日,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第一军团进驻樟树,毛泽东在此居住并主持召开了各军负责人会议,作出“西渡赣江”的重要战略决策。

会议作出决定后,红一军团总部立刻发布了渡河命令,并部署了详细的渡江计划。当时红军征用了民船近90艘,在7月25日下午3点,分三个码头开始抢渡赣江。渡江期间,红军还遭到了国民党一艘“美洲号”轮船的袭扰,红军利用我众敌寡的优

势,击溃了敌军,俘虏了轮船上的敌人。次日凌晨,红军全部渡过赣江,前往高安。

“西渡赣江”会议是一次重要的战略决策会议。毛泽东面对前有劲敌、后有追兵的局势,力排众议,决定不遵循当时李立三直接攻打南昌的指示,而是采取了更为灵活的迂回战术,决定西渡赣江,首先向敌人防御较为薄弱的高安地区进发,以寻求战略上的主动与优势。“西渡赣江”的战略决策,不仅为红军的后续行动指明了方向,更为纠正“立三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7年10月1日,新街毛泽东同志旧居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樟树市的思想教育基地。截至目前,共有1500余批次政府部门、机关事业单位组织党员前来参观,重温入党誓词,累计接待游客15万余人次。(陈勇 孙琦 文/图)

文化· 杂谈

一蟹上席百味淡

钱坤坤

民间有句俗语:“西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时值深秋,应市的螃蟹已经十分饱满,雪白粉嫩的蟹肉,肥美金黄的蟹膏,让人见了不免垂涎欲滴、齿颊生津。恰似墨分六色、琴具七音,螃蟹也有很多味:蟹肉一味,蟹膏一味,蟹黄一味,蟹籽又一味。所谓“一蟹上席百味淡”,饕餮们对吃蟹这件事颇有讲究,既有精美的工具,也懂专业的手法,许多文人墨客还将红膏满盖的螃蟹写入诗词,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螃蟹的种类不胜枚举,中国蟹的种类就有600种左右,因分布的地理位置不同,故亦有等级之分:一等是湖蟹,二等是江蟹,三等是河蟹,四等是溪蟹,五等是沟蟹,六等是海蟹。螃蟹的做法也是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有清蒸、爆炒、水煮、酒醉等,口味则可选择原味、香辣等,蟹粉狮子头、毛蟹炒年糕、稻香糯米蟹、蟹黄豆腐煲等,则是其衍生的美味佳肴。

对于清蒸,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三十七回中就作了形象的描写,即把新鲜的整只螃蟹放到蒸笼里,蒸至刚熟时拿出,趁热用手掰食:“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据说此举最能保持螃蟹的原汁原味原形,如果再佐以姜醋汁,那将更是绝配。在《红楼梦》的“螃蟹宴”中,蟹是整个煮熟而食的,平儿给凤姐剥了一只,然后凤姐就嘱咐她多倒些醋,再撒点儿姜和芝麻油,这是最正宗的吃法。曹雪芹真不愧为文坛巨擘,对于描写吃螃蟹真是得心应手,他深知醋和姜都是吃螃蟹的黄金搭档。北宋文豪苏轼亦深谙食蟹之法,认为蟹性寒,宜伴以少许姜末食用最佳,有诗为证:“解缚华堂一座倾,忍堪支解见姜橙;东归却为鲈鱼脍,未敢知言许季鹰。”

清代戏曲理论家、文学家李渔对原味吃法则是推崇备至,曾直言道:“凡食蟹者只合全其故

体,蒸而熟之,贮以冰盘,列之几上,听客自取自食……旋剥旋食则有味。”他对蟹之鲜美,更有其独到见解:“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明末清初的张岱也这样形容吃蟹:“不加醋盐而五味俱全”“膏黄腻积,如玉脂珀屑,团结不散,甘腴虽八珍而不及。”

蟹味鲜美,最宜酌酒。诗仙李白对此感触最深,写有《月下独酌·其四》诗云:“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对于美食家而言,无酒则不欢,无蟹便不宴。吃蟹、饮酒、赏菊,赋诗,在李白的中心是四位一体的金秋雅事。蟹螯对他而言,就是仙药金液,饮下陈酿,自己仿佛来到了仙山蓬莱。在这金秋时节,姑且先痛饮一回美酒,放开双手大吃几只螃蟹,乘着月色在那高台上挥毫泼墨地大醉一场,不负秋色,亦不负诗情。所以,后人常将“持螯饮酒”比作一种高雅闲适的情趣。

宋代大诗人苏轼也是个咏蟹啖蟹迷。他在江南为官时,曾在《丁公默送蛸蟀》中道:“堪笑吴兴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传神地描绘了啖蟹的乐趣,诗人以诗换蟹,得意之状令人可掬。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吟咏道:“蟹肥暂攀饕餮望,酒绿初倾老眼明。”诗人将自己刚动手掰开肥蟹时馋得口水淌下来,持蟹把酒,昏花的老眼也亮了起来的食蟹馋态描绘得惟妙惟肖。

其实,食蟹的方法还有很多种,京津一带爱食蟹酱;南京人喜欢吃蟹黄包子;宁波人偏爱醉蟹;苏州人吃蟹时,要在蟹肉内加上糖或蜜,做成“糖蟹”和“蜜蟹”。蟹香在各地菜系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如天津的金钱蟹、山东的蟹黄鱼翅、安徽的屯溪醉蟹、浙江的敦煌斗蟹、广州的芙蓉蟹片等,皆风味各异,不要说吃,仅听其名,便“趋聆虽人笑,风味极可人”了。

长江三峡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被誉为诗歌长廊,历朝历代有上万首与三峡有关的诗词流传至今。小孙女今年两岁半,平时爱背古诗词,已经能够背诵几十首古诗词了。其中不乏有关三峡风景的诗词。为了帮助孙女更好地学习理解古诗词,9月初,我们带着她游览了“诗歌长廊”三峡,让她亲身领略古诗中山水的壮美。

傍晚时分,游轮启航,顺水航行。夕阳染红了江面。晚风吹拂,江风呼呼。我们来到甲板上,观看长江风景。孙女在甲板上高兴得手舞足蹈。夜色降临,长江夜景尽收眼底。平静的江面,宽阔的水域,在都市灯光的装点下璀璨夺目,仿佛天上银河跌落人凡。船行搅动江水,发出“哗哗啦啦”的声音。渐渐地,游轮驶离了繁华的重庆市,灯光渐渐消失,两岸只有稀疏的渔火在闪烁。我和孙女在房间阳台上观赏长江夜色,江水滚滚东流,晚风习习凉爽。看着两岸稀稀落落的灯火,我问孙女,这种情境是不是很容易想到“江枫渔火”四个字?稍加提示,孙女就背诵起了《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轮船航行一夜,翌日清晨到达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我告诉孙女“朝辞白帝彩云间”中的“白帝”就是这里。游玩中,看见一块刻有此诗的碑文,我要求孙女背诵这首诗,孙女手指碑文,流利地背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白帝城独特的风景,让孙女对此诗有了更直观形象的了解。

在白帝城游览,我们了解到白帝城还被称作“中华诗城”。我指着石头上刻着的杜甫《登高》诗碑文,对孙女说,杜甫曾经在夔州居住,写了四百多首诗,这首《登高》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我指着碑文,一句一句读给孙女听: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地处长江瞿塘峡口的夔州,山耸江涌,风光俊秀。杜甫在夔州居住时,围绕自己的身世遭遇,抒发了穷困潦倒、年老多病、流寓他乡的悲苦之情。诗人围绕夔州的特定环境,用“风急”二字带动全诗,

一开头就写成了千古流传的佳句,此诗也成为无人超越的七律经典。

下午,轮船从夔门开始驶入瞿塘峡。瞿塘峡是三峡最险峻、最雄伟,美得最令人震撼的地方。江面逐渐变得狭窄,两岸悬崖万丈,如刀砍斧削。我和孙女站在甲板上,远眺壮观的瞿塘峡,一起体验轮船进入瞿塘峡的感觉。船正对西边的落日,缓缓进入“大门”,一艘小货船正从前面悠悠驶来。我告诉孙女,眼前的这种情景,多像李白《望天门山》所展示的诗意和画面!我要求并提示孙女望着瞿塘峡这扇“天门”,背诵李白的《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游船在瞿塘峡航行8公里后,进入了迂回曲折的巫峡。巫峡绮丽幽深,以俊秀著称天下。它峡长谷深,奇峰突兀,层峦叠嶂,云雾缭绕,江流曲折,百转千回,船行其间,宛若进入奇丽的画廊,充满诗情画意。

在巫峡,除了有风景之美丽,还有传说之魅力。最让人动情的是神女的传说。导游告诉我们,在巫峡岸边的山上,有一座山叫神女峰,山顶一块石头酷似神

女像,娇巧玲珑,俊俏美丽。

游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我们一路欣赏巫峡的风景,到达湖北秭归港后,下游船,改乘大巴车去参观三峡大坝。三峡大坝的建成,正是实现了伟人毛泽东的一个愿望。1956年6月,毛泽东由武昌游泳横渡长江,到达汉口。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词中抒发对改造三峡的伟大憧憬和豪迈气概——“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30多年后,最终建成了三峡大坝,让伫立在神女峰的神女感叹“当惊世界殊”。

我顺势启发孙女说,这位伟人毛泽东,就是写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那首词的伟人,他还写了一首名为《水调歌头·游泳》的词,这些与三峡有关的内容就在这首词里面,并鼓励孙女回去后学习这首诗。

参观完三峡大坝后,我和孙女的三峡之旅至此也愉快地结束了。有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愿小孙女在成长的过程中恪守“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古训,不断地在学习中成长,在成长中学习。

带着孙女游三峡

叶梓



送戏下乡润民心

10月18日,宜春市采茶剧团走进袁州区新田镇龙源村,开展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演出共有8个节目,涵盖戏曲、歌舞、小品、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台上的演员声情并茂,通过扎实的演技,为村民带来了一场丰盛的文化盛宴,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报记者 李亦杰 摄)